



◎ 林斤澜

浙江温州人。主要作品有小说集《春雷》、《山里红》、《林斤澜小说选》、《石火》、《矮凳桥风情》、《草台竹地》、《满城飞花》。散文随笔集多部。



文瀚阁
创作丛书

第一辑

林斤澜 著

十年十癮

中国华侨
出版社

● 文瀚阁创作丛书

十年十瘕

林斤澜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DK04/1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年十癮/林斤澜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6

(文瀚阁创作丛书/唐达成, 金宏达主编)

ISBN 7-80120-086-1

I. 十… II. 林… III. 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23805 号

●文瀚阁创作丛书

十年十癮

著 者/林斤澜

责任编辑/邵勉力

封面设计/李呈修

版式设计/林 达

责任校对/雷一平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

印 刷/北京市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8 字数/175 千

版 次/1996 年 2 月第 1 版 199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8000 册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

邮政编码: 100028

东里 77 号楼底商 5 号

ISBN 7-80120-086-1/I·14 定价: 9.80 元

《文瀚阁创作丛书》

出版者言

金宏达

文瀚阁，非实有其阁也，直白地说吧，文瀚阁，是个空中楼阁，是在一个寸土千金、华厦林立的现代都市中，首先浮现在想像中，继而，文化人愿以笔墨和纸张构筑的一个楼阁。

往昔乾隆皇帝组织纂修《四库全书》，分藏文渊、文源、文津、文宗、文汇、文溯、文澜七阁，规略宏大，可谓猗兮盛哉！此丛书题名“文瀚阁”，也并非意在追蹑遗迹，僭补一阁，其实只是寄托一个愿望，一种向往。

在我们看来，出版社与古之藏书阁今之图书馆，其实都共负着一种使命，即进行文化积累。对于当今文化的生产，有人持悲观的论调，有人抱乐观的态度。有的作家下海经商了，然而确切的，不是全部，也不是多数。小说似乎好卖了，地位提高了，然而不幸地，也孪生出它的兄弟，就是滥造。人文精神的重建，是个太伟大的抱负和口号，而同样内心怀有热望的我们，或许只能竭

绵薄之力，修建如此一个“文瀚阁”，以搬运瓦石，悬架梁檩的喊号声，聊助声势。

举凡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等各种优秀著作，都希望陆续“入阁”。鲁迅先生说过，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本阁既是“空中楼阁”，当然期待有正行空的大精神、大艺术的天马，与我们相遇。

十卷一〇

总 序

唐达成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大变革与大发展的时代，给文学带来了生气与机遇。

这些年来，文学创作相当繁荣，不管有多少人说长道短，也不管在社会生活中，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有多少起落浮沉，但它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势头。随便举个例子，九四年仅长篇小说就达五百余部，数字也许还并不精确，但这势头可以说是空前的罢。

随着经济、文化生活的发展与提高，文学创作还将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从出版数量的增长和作者队伍的扩大，都已证明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这是令人欣慰的。

从文学的诞生、沿革、演变的历史看，人们对之有兴趣，有热情，有爱好，是因为文学曾带给他们精神上的享受，审美上的愉快，思想上的启迪，人生体验上的感悟。试想人们在生活种种复杂错综的际遇下，在悲喜哀乐的漩涡中，还能“偷得半

日闲”，静下心来，从容地读读文学作品，如果不是其中有一种令人欲罢不能的魅力，怎能设想呢？可以说，人类几乎从一开始就有认识自己和认识自己生活的世界的要求与冲动；而作为生命的个体，人又实际被限定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生活与特定的社会关系中，这种限制与追求突破有限，向往无限的激情，就成为作家的创造与探索和读者欣赏与品味的根基。人不仅有好奇心，渴望从广漠的世界中得到人生的智慧、人生的理解与人生的体验，也希望从作家所叙述的外在与内在故事中，寻求某种认同、某种理解、某种抚慰、某种刺激，使自己得到滋养、得到超脱、得到援手、得到升华，从而使自己得以走出生存的种种窘迫困境，在漫漫的人生长途中，找到自己生命价值的取向与漂泊灵魂的归宿。虽然在作者笔下所呈展的是一个虚构的世界，但这毕竟又是作家的主观体验与客观世界相契合后，饱和着作家自己大领悟、大感受、大智慧的产物。世间的百态万象，情感的波澜起伏，人情的冷暖炎凉，尘海的浮沉荣辱，在作家笔下，都会以百姿千态的形式体现出来，成为人文精神的载体。所以清人姚鼐说：“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有的作家从自己艰辛的实践中，认定创作是“置身于地狱却梦寐以求天国的一种行当”。曹雪芹也无限感慨地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因此王蒙评点《红楼梦》为：“是恋歌也是悲歌，是炫耀也是忏悔。”这都是文学家语言，但此中酸甜苦辣的况味难道不能体会么？哪一部有份量、有力度的作品不是饱含着作者历经磨难、参透人生，在爱爱仇仇的冲击与体验中写就的呢？地狱的熬炼成就了精神的花朵，这或许就是作家的命运。

在摆脱了定于一尊的框架与禁锢后，文学创作的繁荣与活跃，出现了真正争奇斗妍、领异标新的局面。诚然，对于作家

而言，“才有庸雋，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刘勰语），这决定于作者自身的才情禀赋与学养思致。有的作家才气发扬，以丰神情韵见长，有的作家思虑深沉，以筋骨思理见胜，有的作家体察入微，以刻析心理敏锐见彩，各有擅长，亦各有所短，不能一概而论。但文章体制，与时因革，在创新的世纪，开放的时代，却不能不大大开拓了作家的视野，所谓“时也既殊，物象既变，心随物转，新裁斯出”（见姚华：《曲海一勺》）。这些年的文学创作领域，不同的艺术风格与不同的审美把握，呈现出多元多采的丰盈面貌，是很明显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把文学风格分成八类：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而现代文艺学对文学的主要形式之一的小说的区别分类，则又大体上称之为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中国的古典小说有人又分为章回体、演义体、笔记体、传奇体，现实主义有人分为批判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体验现实主义等等。其实，如此这般的分类，只能是大体的、笼统的、理论上的。在作家“悄然凝虑，思接千载”的想象世界中，考虑更多的并不全然是形式本身，却是对于自己所把握的审美对象的奥秘的窥探、切入、破译和解读。十八般武艺，不分轩轻，融汇贯通，只要有助于揭示和倾吐自己的所见、所感、所思、所想，便都注入文学的肌肤中，而形成文学创作天地的巍然。我们编辑的这套《文瀚阁创作丛书》，即在这样的背景下，广征博采，兼蓄并取，无论各种题材，各种风格，各类文体，只要出于切身的感悟，出于对未知世界的探求，出于对人自身命运及其处境的关怀，出于对人类精神家园的开发与垦拓，我们就愿把它作为精神长河中的智慧花朵而加以采撷。

不久前，美国教授亨廷顿断言“文化将是截阻分隔人类和

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这武断的立论，恰恰提示了我们，使我们意识到文化在人类相互交流与沟通中的重要作用。还是英国学者雅可布·布洛诺夫说的好：“人是非凡的，并不因为他从事科学，也不因他从事艺术，而是因为科学和艺术是人类惊人可塑性的表现。”因此人类的相互沟通与相互理解，并非无由的臆想，更无需叹息悲观。重要的却是在文明进程中坚韧不拔的努力，得以使我们走入充满理性、充满智慧、充满激情的世界，并使人类的精神追求不断上升，人性的内涵不断丰富和强大，我们的努力就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而足以使我们感到一丝小小的慰藉，一点小小的满足了。

说癮（前言）

十年“文革”过去了十年，八十年代的第六个年头，热河的外八庙那里大兴土木，装修象征世界屋脊的宫殿。力求在明丽的阳光下面，金碧明丽。棒槌峰下，卖旅游纪念品的摊摊成市，吆喝带棒槌的欢喜佛。

先富起来的人们，先富起来的行当和勾当，禁不住先富起来的“热头气”。文学还没有出现低谷，清水衙门的皇粮还“值钱”。于是，还有凑热闹的笔会。

据说，写“文革”的东西尽管还没有写够，更还没有“无愧碑”。但人们已经厌烦了，让它一个“无字碑”放在滔滔历史上也罢。

纪念馆不用装修，因为还没有地基。

什么地方有过多余的考试，填空，竟有把“四人帮”填了四位伟人。

今天要好玩，明天要过瘾。昨天已经过去，不是说一场恶

梦吗，什么也不要就过去好了。

还没有从梦的阴影里走出来。不是说恶吗？恶不容易认识。不是说恶和善相对，是相对还是相伴，这也不容易清楚。

谁要写就写吧，各有各的空间。反正现在的空间比较大得多，好像够大了。

笔会回来，我想写几篇“忆”，写下来却是“癔”。我想限制限制，就写十篇。十年“文革”十年后，凑它个十的趣味。陆陆续续写出来十三四篇，挑一挑，还是凑十的数。

八十年代呼啸、乒乓、囿囿个句点。这小小十癔连自己也不当回事了。

到了九十年代，“万般皆上品，唯有小说低。”谁知弄小说的朋友，倒真有潇洒的——不在视野之内，岂不就是自由。自由的心态，是最佳状态云云。

转眼“文革”过去二十周年都快到了，这个恶梦在“文场”上“淡化”到快“淡出”了，可又有“尖锐题材”一说。都不清楚，反正空间有着在，我自收拾旧稿，续写几篇或者可以凑个集子，又陆陆续续写了二三十篇，叫做“续十癔”。

正好二十周年前夕，有出版家撞来约书稿，连同十年前开头的“十癔”，编拢成书。

那么这“忆”怎生成“癔”的缘故，要不要说上几句？想起十年前也凑合说过，抄录如后。

癔

老版《辞源》没有“癔”这个字，新版《辞海》里有，解释做“病名”，即“歇斯底里”。

原来是老相识，少年时就和“蜜丝”、“蜜丝脱”一起认得

“歇斯底里”。“浩劫”过后，大地回春，人心松快。却不时在旧知新交中，看见脸面一沉，声音一低：“我们那口子有点癔症。”

癔症就是歇斯底里吗？怎么给我的印象不一样，先前认得的歇斯底里是过份敏感，弄得哭笑无常。或是叨叨唠唠，表现自己没完。或是平白无事，和人抢天呼地……都是发之于外，是“开放型”。现在的癔症是半夜惊梦，手脚冰凉。斗室窸窸窣窣，眼光如耗子伏在洞口。若是哭笑，只关门暗对自己那口子。是“封闭型”。

患者十之七八是中老年。起病于“浩劫”。职业则有工、有干、有知识分子、有家庭妇女、也有老革命。这也是重要的不同，先前的歇斯底里，差不多是小资产阶级的象征。

癔症有什么药好吃？没有特效药。医者和患者，都把希望寄托在时间上。向来把时间比作流水，“似水流年”，和年月一起流去了吧，流不走的也“淡化”了吧。“淡化”不都不好。

今年是“浩劫”结束的第十年，是第一个整数。有的刊物打算略略发表点文章，究竟这一场劫数，都说是史无前例的啊！编辑部里不免说起劫中的某人某事，谈笑风生，凡有补充，都是噱头。也有亲见亲闻的当事人，听着也如听轶事，不生厌烦。

某夜，一位女编辑黑夜起床，她的那口子听着呼吸沉重，小心起见，打开床头小灯。只见女人双目紧闭，又行走如常，走出房门，走到厕所门前，没有拉门。走到大门口，转身回来，胸膛起落，嘴唇如咬牙又如呻吟。走到厨房门口，踢着放在地上的饭锅，蹲下来就撒尿，一撒就睁开眼睛，紧跟着是惊叫又倒缩回去……

她的那口子一一看在眼里，个个细微动作都有联想，都能解释，但只当什么事也没有，起来帮着料理，还把具体“狼狽”升华为抽象的玩笑。等到再钻进被窝，女人家笑道：

“几年没有发作了，又发作一回。”

说着全身嗦嗦颤抖，笑容还在，不过有些古怪起来。

大家都说是癮“症”，不说做癮“病”。“病”者，“疾也。患也。忧也。恨也。辱也。短也……”有这么多意思。“症”者，“病之征验也。古皆作证”。只有一解。

细查起来，这难兄难弟各有一本经。是“病”来得爽快，一字一个脚印。“症”那里的“征”、“验”、“证”都若有若无，都黑洞洞，都具疑惑。

好比“癌”这个字，那一个个洞，下边那稀落落几个牙的下巴骨，是老祖宗照着骷髅画出来的。“癮”是什么时候制造的？是谁的发明？本来好好的一个“意”：“意思”、“写意”、“意境”都美，为什么扣上个“疒”壳？这不是穿上湿布衫？贴上蛤蟆皮？把个铝桶当高帽子戴？剃阴阳头？打“×”？黑不溜秋爬在细皮白肉上？美男子头上流脓？两头狗咬住个言论叫做“狱”？一个人叫群众？一个人叫万岁？一会儿驯服的工具，一会儿造反有理？都说把一个人当做人，叫做个人主义……

我没有癮症。没有癮病。没有歇斯底里。

一九九五·十、一二三楼



文海阁创作丛书

十年十癮

● 林斤瀾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十年十癮

十

癮

目 录

说癮（前言）	（ 1 ）
--------------	-------

十 癮

哆嗦	（ 1 ）
黄瑶	（ 11 ）
古堡	（ 19 ）
二分	（ 29 ）
五分	（ 37 ）
春节	（ 46 ）
梦鞋	（ 55 ）
万岁	（ 64 ）
氤氲	（ 77 ）
白儿	（ 86 ）

续 十 癮

月夜	（ 95 ）
烂桃	（ 99 ）

打杂.....	(103)
倒毛.....	(106)
顺竿.....	(109)
白脚.....	(113)
变脸.....	(117)
中间.....	(121)
毛手.....	(127)
枪声.....	(133)
电话.....	(142)
母亲.....	(148)
丫丫没有娘.....	(148)
水井在前院.....	(152)
忽闻声如雷.....	(154)
谢挺和邵昂.....	(159)
九梦.....	(170)
殷三 懵.....	(170)
懵一.....	(170)
懵二.....	(177)
懵三.....	(182)
童三 狠.....	(189)
狠一.....	(189)
狠二.....	(197)
狠三.....	(203)
岑三 瞎.....	(209)
瞎一.....	(209)
瞎二.....	(214)
瞎三.....	(221)
过客（代后记）.....	(227)